

维熙 著

大世界丛书  
中国作家看外国



# 德意志思考

□ DASHIJIE CONGSHU □ DEYIZHI SIKAO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大世界丛书（中国作家看外国）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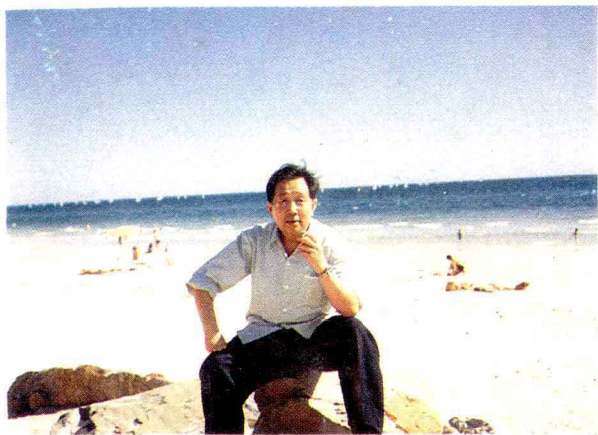
# 德意志思考

DASHIJIE CONGSHU DEYIZHI SIKAO

从维熙 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

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市郊的“黄金海岸”（见书中“梦里欧洲”）。



樱花时节，中国作家张光年、邓刚、陈祖芬等在东京千鸟渊与日本朋友欢聚（见书中“樱花之旅”）。



巴黎圣心教堂下的文化夜市，一些肤色各异的街头艺术家，为生存而给旅游者画肖像画，每幅三百法郎（见书中“巴黎夜攀”）。



在巴黎著名华人微雕家戴顽君家中做客，他在小小象牙片上雕刻了“马可福音”全书，现被珍藏在梵蒂冈大教堂（见书中“巴黎说柳”）。穿花衣者为先生夫人。

战后的德国，妇女挑起清理废墟的重担。四十年后，欧洲重新出现了强大的德意志（见书中「德意志思考」）。至今，西柏林国会大厦，仍保留着当时的悲凉图景。迎面走来的是架着双拐的伤兵。



奥地利是音乐之乡。中国作家们在一座中世纪的古堡内，听乐队演奏莫扎特的作品（见书中“维也纳长笛”）。



↑在西柏林「作家屋」演讲，讲题是《中国大墙文学》，坐在中间的是德国阿尔卡小姐，戴眼镜的华人，为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讲师车慧文女士（见书中「西柏林情话」）。

←八七年七月和龙应台相会于西柏林欧洲华人学会，并在柏林墙下合影（见书中「西柏林情话」）。



# 前 言

## 从维熙

李滢兄复出后主持中国华侨出版公司，向我约稿。我和他过去在同一个劳改队，度过一段悲怆的岁月；当时他在厨房掌杓，曾给我虚弱的身体以营养；今日，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刚刚支开门面，食之桃李谢之木瓜则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，是我近几年迈出国门走访大世界的一些观感，文章涉及人文、历史、哲学和东西方心态的差异。记得，从儿时起，在学堂上就知道了中国有悠久的灿烂文化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诞生了孔子，至于长江、黄河、昆仑和敦煌、半坡、云岗文明，更是眩人耳目。诚然，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有着无以伦比的辉煌，歌德曾说：“我们祖先还在树林子生活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有了小说了呢！”（见《歌德和埃刻曼的对话录》）；欧洲一代哲人伏尔泰，更是对中国儒礼之圣的孔孟，顶礼膜拜（见《欧洲哲学史》）。但是，这一切都是祖先创造的辉煌，走出国门一看，世界已如同烙

饼翻了个儿，中华文明日见衰落，这虽令人内心绞痛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悲恸之余，写出“德意志思考”一文，想从失落中探寻失落源由。一篇5万多字的文章在《花城》发表后，居然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，并得到他们的认同。可见得许多有识的中国人，都在严峻地审视自己民族心态的劣势，为中华民族的落后而焦躁不安。故而这本集子，书题定为《德意志思考》。

书中其它文章，有抒情篇，有友谊篇。还有几篇是写海外华人生活的，他们如同在惊涛中的弄潮儿，有竞争胜利喜悦的记录，也有奋进中跋涉的足音。在“莱茵河的舟影”一篇中，还涉及了遇罗锦在西德的放荡生涯，写她并非作者本意，实因为那篇文章之必须，读者读罢通篇就会清楚了。

借此，再次向关心我作品的读者致以谢忱。

1988年11月22日于北京





澳洲之页



## 梦 里 澳 洲

莫愁前路无知己  
天下谁人不识君

——高 适

我醉了。

我醉倒在祖国的东南大门广州，而没有醉倒在美丽而迷人的澳洲。

今年3月2日，陈登科、艾明之和我，应澳大利亚文学局的邀请，去澳洲参加“作家周”的聚会，并走访了澳洲各大城市和牧场。3月27日，我们刚刚回到广州，我就醉倒在祖国的陈酿酒香之中……

与其说是酒醉，莫如说是心醉。记得列车刚刚驶离香港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凭窗外望，脑子里不知为什么响起了五十年代初期诗人未央的诗句：“车过鸭绿江，好象飞一样！祖国，我回来了——我的亲娘！”其实，我们离开祖国还不到一

个月，但是却觉得难耐地漫长；对于祖国来说，我永远是个“相思病”患者——就是这样。

说起来也有点巧合，我们途经香港返抵广州那天，适逢登科同志的生日，他设便宴招待在广州的作家肖马，北影演员俞平，以及《花城》出版社的苏晨等同志。我自认为酒量并不算低，但是“酒不醉人人自醉”，几杯醇酒，就把我变成了一个蹒跚的醉翁。

事后我才听说，当我醉倒在餐桌旁后，是明之和苏晨同志，把我架上三楼的。他俩帮我解衣就寝，我则象个痴睡的婴儿，刚躺在床上就进入了梦乡。

我好象是作了个“意识流”的梦，梦里“流”过：阿德雷德狂欢之夜的焰火，黄金海岸冲浪的红帆，墨尔本街市上剃光头的“洋和尚”的舞蹈，悉尼街头上一个少女的笑容……

今天，我醒了。望着窗外盛开着的木棉花，铺开稿纸，趁着酒意尚未完全消失，开始串联起那不是梦的“梦”，并把我的旅途情思，一起呈献给想了解澳洲的朋友……

## 太平洋上空的随想

入夜，从香港飞往澳大利亚的“国泰”号航机，在太平洋上空平稳地向南飞行。本来，这漫长的空中旅程是惬意的：你可以靠在椅背上闭目静思，也可以听耳塞机里还播放着的贝多芬的《田园交响曲》。可是将近午夜时分，机舱中间的

小银幕亮了，开始放映一部叫不出名字的澳大利亚电影，一下子使我们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忧郁之中。

不是影片本身有什么引人忧郁的东西，那是一部纯文艺的喜剧片（大概是怕旅客精神疲惫不堪吧）；而是影片中那个女主角，引起了我“蒙太奇”式的联想——我想起了在香港逗留时，在机场餐桌上碰到的那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明星，和她那双忧郁的眼睛……

2日下午，香港文艺界一个朋友——韩培珠女士，在机场餐厅请我们吃饭。一位女明星带着演员身上少见的抑郁和不安，淡然地朝我们点点头，坐在我们餐桌边的一把椅子上。

“来。一起吃饭吧。”韩女士和她很熟悉。

“不，我吃过了。”

“这是国内访澳的作家。”

我们握了手。尽管她手指甲和嘴唇都涂着红艳似火的油膏，但我感到她的手指是冰凉的。当我们握手的瞬间，似乎有一股寒气，一直浸到我的心田。

韩女士告诉我们：她生长在台湾，在台湾银幕上初露头角，后来在香港红了起来。不过，最近她离开了银幕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她只是失意地摇摇头，解开一个精致的小皮包，从皮包里取出一本她的剧照集。翻开来看，上边是她在银幕上扮演的各种角色。从影集上看，她至少也拍过十几部电影了；而

且在有些影片中，她担任的是女主角。

我默默地剖析着这个神态忧郁的女明星，论年纪，不过30岁左右；看相貌，鸭蛋脸，大眼睛，长睫毛；论体态，丰盈而又婀娜有致，曲线脱颖而出。登科感慨地说：“国内象你这样年纪的演员，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上银幕了呢？”

她垂下睫毛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你们那儿是竞赛，而这儿是……是……竞争。”

噢，她是个竞争中的失败者！

“你结婚了吗？”登科以长辈的身分，关切地问道。

“独身。”

“有个伴侣，精神上不是会有些安慰吗？”我问。

“唉！”她长叹了一口气，合拢了那本剧照集，黯然地摇摇头，“我想找一个能真诚相待的人；而这样的人，我至今还没发现。”

这一下，餐桌上的几个人都缄默了。

可能是为了逃避这尴尬的局面吧，她站起身来走了。借着这片刻的间隙，爽直而热诚的韩培珠女士，饱含着对姑娘的同情说：“她艺术资质不错，人也憨厚，可是这块地方……怎么说呢？不说你们也明白，只靠艺术是很难有出路的。这个姑娘在生活的打击下，开始沉沦，到赌场去赌博，一下输光了全部积蓄……”

过了一会儿，她回到了餐桌旁，原来她是去买香烟。那

一股股拂面的蓝色烟雾，一会儿遮住她的眼睛，一会儿又遮住她的两片红唇。看着她那郁郁的脸色，我总想说两句劝勉的话，因为她只身踉跄香港，父母还都在台湾；可是说些什么好呢？难道两句空洞的安慰，就能解决她的现实问题吗？刚才提起她的结婚问题，已经很伤她的心了。

还是登科比我敏锐，他说：“你应该鼓起勇气来，正直地生活下去。我们安徽也成立了电影制片厂，如果有机会，可以到我们那儿去演个什么角色。”

“谢谢！”她眼角有些湿润了，把头扭向一边。

飞机起飞的时间快到了，她和许多为我们送行来的朋友在一起，为我们拎着旅行包，一直送我们到海关入检口，才默默地和我们挥手告别。

此时，飞机上的电影已经放映完毕，我还沉溺在忧郁之中。扭头望去，明之虽然闭合着双眼，但眼毛还在不停地颤动；登科则在大口大口地吸烟，圈圈烟雾在他额前萦绕。他们在想着什么？也许同我一样，由银幕上那个女演员而联想到香港那个女明星的命运？还是正在思考着留在身后的夜香港？

## “盖巾下的新娘”

飞机穿过赤道线，一缕金色的阳光从舷窗的间隙投射进来。我低头看了看腕上的“西铁城”牌手表，时针刚刚指向

早晨四点半。最初我以为是手表坏了，放在耳边听了听，它“滴哒滴哒”走得正带劲呢。一位空中小姐用标准的中国话告诉我：“先生，不是你的手表有毛病，澳洲和北京时间差三个小时，这时是澳洲的七点半，请拨一下你的表。”

凭窗外望，天空碧蓝如洗。记得在祖国看日出，太阳是从东方偏南一点的方向冉冉上升；而这里，遥看蓝天上那轮红日，则是挂在东北方向的一团火球了。我立刻意识到：这儿离我的祖国已经相当遥远了。

俯首下望，大地上一片赭黄，很难寻觅到一丝绿色。这种单一的颜色，使我想起戈壁沙漠，也使我想起黄河的排天浊浪。这就是被人称之为“美丽得如同俏丽的新娘”般的澳大利亚吗？记得在北京临行之前，去过澳大利亚的朋友对我说：“去吧！朋友，走访过堪培拉、阿德雷德、墨尔本、悉尼几大城市之后，你会增加对美学的认识。”可是她究竟美在哪儿？娇艳在哪儿？机翼之下旋转的大地，不分明是黄脸老太婆么！

只有当飞机在悉尼徐徐降落时，我才逐渐认识了澳大利亚的婀娜风姿：这里既有现代化的宏伟建筑，又有古老的维多利亚式各色漂亮的房屋。50年前建成的悉尼铁桥，在海湾里象一张隆起的弓背；世界闻名的悉尼歌剧院，象几个张开嘴的巨大贝壳，吞吐着身旁起落的海潮；又象几叶银帆，在蓝色的海湾里扬帆起锚……

从机场通往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的路上，我发现了一



个奇特的现象：这里的房屋建筑，绝少有相同的式样；就象马路两旁的行人的衣服，很难找出来相同的式样一样。澳大利亚人似乎很注意色彩，突出个性；就连那流水般奔驰的汽车，车身也是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等多种颜色，而唯独缺少黑色。这奔跑着、移动着的斑斓七彩，和城市里的奇特建筑交相辉映，加上到处是浓荫和绿色的草坪，使城市显得千姿百态。

我认识你了——澳大利亚！飞机上看见的一片单调的赭黄，那是你待开发的沙丘，那是掩藏着你秀色的一块盖巾；当人们撩开你的黄色盖巾之后，你，不愧是一位“俏丽的新娘”。

### 格里芬湖畔的沉思

由于我们归途上还要重访悉尼，所以只在悉尼逗留了两个小时，当天下午就飞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。次日清晨，在霏霏细雨中，我们在澳大利亚朋友和大使馆翻译小郭陪同下，到格里芬湖畔去漫步。

堪培拉的城市建设只有 60 年的历史。60 年前，澳洲人按照一个美国大建筑师格里芬的设计蓝图，开始建造这个地处墨尔本和悉尼之间的新兴城市。今天，它已经是澳洲政治、外交事务中心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大厦和联邦高等法院都设在这里。我们漫游的格里芬湖，就是为纪念那位杰出的